

禮記纂言

三十四





表記第三十二

篇內第十章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皇氏曰此篇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  
之於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呂氏曰  
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  
侯而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則  
曰歸與歸與者也澄曰隱而顯闇然而日章是也容貌  
不須矜持而自莊敬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儀可畏  
也不待發爲言語而人自信之信在言前故也

表記第一

八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  
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  
擇言在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忌之言戒也呂氏曰脩  
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容貌辭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  
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以是者也所  
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  
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脩此三者敬而已  
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



則足信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楊思歷切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禮感者襲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楊受享是也孔氏曰

楊露見楊衣襲重襲上服案聘禮賓初行聘時賓襲執

圭至聘訖受享時賓楊奉束帛加璧案行享執璧亦是

玉於時楊衣者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也介禮輕楊而執

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介亦楊襲不相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樂音洛朝音潮

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呂氏曰極敬者誠意

八表記卷二

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竭吾誠意以求神苟至於樂則

敬弛朝廷之禮別嫌明微正名分辨貴賤之等叙羣吏

之治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

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祭一豪不敬則曠而不接

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其可

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

終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辟音僻遠去聲

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

禍乎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



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儻在鑑切

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彊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儻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儻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

卷之三

二

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齊側

皆切見賢遍切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孔氏曰朝之之

臣母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

君次擇日月也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

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不日

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

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土言

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土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



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孔氏曰君子恒行恭敬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褻息列切告音恪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瀆之言褻也孔氏曰

長七節

八四

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亾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已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贄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



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辟者

鄭氏曰徵謂劓讎猶答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吉凶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於君也出死斷亾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馬氏曰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身之仁也澄曰或謂仁當作人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並去聲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講道先自己而始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呂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夫子自道也與下所謂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也澄曰言好仁惡不仁皆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彊其兩切

鄭氏曰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彊仁也利仁彊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彊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三者之功同歸于仁而其情則異功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



元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僞故其仁可知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又承上文而申其意人身脉候之位右上而左微下口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右左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絕也仁之爲體以此

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道者左也道者義也此二道字專指義而言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五常之總名也至道謂道之極至而蔑加者即安仁之聖也義道謂道之以義而入門者即利仁之賢也考道謂道之以稽考尋究而後得者即彊仁之人希聖者也全德純備不學而能仁體混成而包并乎義是爲安仁者之至道隨事詳察篤行乃能一以貫之義理精孰而



造詣乎仁是為利仁者之義道勇敢銳進悉心竭力十倍  
百倍其功以徙義求仁而後可與利仁者一是為彊仁  
者之考道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道之聖  
人可以君天下而為王義道之賢人可以長諸侯而為  
霸考道之亞於賢雖未可為諸侯之長亦可保其諸侯  
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為卿大夫士能保其家能保其身  
俱可謂之無失者鄭氏云有至下脫一有字今從之應  
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  
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也禮稽考  
之道而事不輒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彊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  
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閱音悅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  
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  
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明豐水之有芑矣  
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  
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之人乎孔氏曰中心憺怛天性自仁者也率法



而彊之取仁而行者也以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者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

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沈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勝音斤數色住切六

音扶度待洛切

方氏曰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



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張  
子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九德德  
多者為賢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為難  
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  
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  
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  
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輶音由 鮮息淺切

呂氏曰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  
一人而已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鄭氏曰輶  
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  
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太  
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  
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  
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  
有孳孳斃而後也景行如字好鄉並去聲 俛音勉孳音茲斃音弊

朱子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



可行澄謂引詩斷章益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鄉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鄭氏曰中道而廢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孔氏曰古昔聖賢好愛仁德如此之甚鄉仁道而行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己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僂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也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為不可跂及而不勉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易以切

孔氏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鄭氏曰辭猶解說也仁者雖有過不為甚矣惟聖人無過方氏曰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



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為易辭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所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鄭氏曰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馬氏曰恭則不侮人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近禮儉則不奪人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近仁信

則不欺於物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為守而行之以敬讓故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相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方氏曰得則為當失則為過過之不甚猶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又言失呂氏曰溫溫恭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



也小雅曰不愧于人

制行丁孟切  
侈昌氏切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罪咎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耻其言乃行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呂氏曰君子固賢於眾人矣君子之所能眾人必有所不能者矣使眾人倣己之所能則病矣使眾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張子曰制行以己非以用乎人孔氏曰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

表記十三

也信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鷄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衰七雷切鷄音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孔氏曰實猶充也澄曰此言服必有其容容必有其辭辭必有其德以二是故發語端第二是故又添行字謂必行之於外而



后德可見也是故至引詩但言服必有容一事彼二事亦猶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粢音咨  
或音成

拒音巨  
老勅亮切

呂氏曰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也雖天子必有事焉况於諸侯乎應氏曰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孔氏曰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

表記十四

十四

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某氏講義曰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天子親耕藉田爲粢盛以充簠簋爲秬鬯以實尊彝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爲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以輔事天子也天子所以事上帝即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



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  
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庶必利切藟音餘  
施以豉切與音餘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  
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徼祿利也樂易之君  
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方四方  
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孔氏曰恭敬節儉以求為仁  
信實退讓以求為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

苟易其道也莫莫葛藟此旱麓之詩又引大明之詩以  
證上求福不回也某氏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可以求  
從事於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可以求從事於禮方氏  
曰恭儉可為仁之用信讓可為禮之用故以役言求役  
者求仁禮之役也事雖為人所尚己未嘗自尚之也身  
雖為人所尊己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非貪位也寡於  
欲非慕祿也讓於賢非爭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心故  
能畏義君子之為此者豈它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  
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  
焉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



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石林葉氏曰恭儉求役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為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惟文王周公為有義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章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謚音示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也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也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之德也孔氏曰列生時之行迹作謚以尊敬生



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為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為之功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為矯飾也張子曰節以壹惠惠字必是古德字方氏曰生有名死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名是矣謚以誅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有不勝言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則名不浮於行矣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自大自尚者迹於為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况過而

不改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蔽人之善告人之功是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楊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昌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為功自謂便習是事之人而已鄭氏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



數也孔氏曰上言君耻名浮於行故以后稷證之自謂  
便於稼穡之人故實行過於虛名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凱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  
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  
為民之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強其良切又上聲  
說音悅樂音洛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氏  
曰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  
云彊教之悅安之宜若有異詩有凱風周官王師大獻  
則奏凱樂左氏傳高陽氏有才子謂之八愷凱風鼓動

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謂之才子則性和  
而有才者也皆有感彊之意故訓彊兄弟之弟孝弟之  
弟皆順也有說下之道故訓悅彊教之者以道驅之如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說以祀難民忘其死者也樂悅安也毋荒  
則有教矣有禮彊教也親則悅矣威莊彊教也安則悅  
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彊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  
母之親存焉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毋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毋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



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慈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勸是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主義故於子分別毋主恩愛而已呂氏曰尊親之義曰父母而推之當其彊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翫之火者民望而

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近人可得而履天遠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私也此人鬼尊親之異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

遠去聲蠢修容切喬音驕施夫聲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敝謂政教  
衰失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諛也殷人先鬼後禮  
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  
予也以本怙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  
於刑罰苟勝免而無耻也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  
孔氏曰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  
也夏尚仁恩民承寬裕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蠢愚  
謂情不澆詭驕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朴時也殷代尚  
虛無故其敝不安靜鄭注怙串也習也周人尚禮往來  
施會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

辭而無慙愧共相賊害而困敝以其禮失於煩致然也  
呂氏曰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  
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也所遠所  
後者其不尚也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  
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  
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修烝嘗而畧盟詛也先鬼而後  
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詛而後祭享也賞罰用  
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問  
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至於文亦人情之近  
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末



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和之末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爲善而已不責其所不能尚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顯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爲詐讓其民則蠢而愚其風則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木爲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蠢愚之風也不必音爲驕也忠之敝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矣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明而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

之可貴故其民動而不靜其俗勝而無耻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耻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實徇於末而不反其本故其事則利而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也其俗則文而不慙文勝質而不知義也其民則賊而敝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敝於虛文也方氏曰近人而忠夏周所同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故敝則喬而野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煩故敝則文而不慙廬陵胡氏曰緯說云夏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



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深然周則復始此繆說也三代皆忠三代皆敬二代皆文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所尊不同者時也雖各有敝而道未嘗不同先儒指禮為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宗廟朝廷無非禮也澄曰尊猶尚也所尚者命令謂教詔其民與之昵近如一家父子然喬如癡子狎習父母之愛而驕也蠢愚喬皆內之無知野朴不文皆外之無矯飾所尚者鬼神敬畏先靈嚴肅過於恩愛蕩謂馳心於幽冥不靜謂不敢自安所尚者禮義禮有節度儀文而尚往來施報其心雖忠而殺於夏其心雖敬而殺於殷

長記二十一

二二二

蓋外有文飾則與直情徑行者有間矣如哭踊之有節則非如自然之哀也賊而敝謂雖貨財筋力之不能勝有害於己亦敝於虛文而不自反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

矣厭於豔切彊其兩切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高辭民不藝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彊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孔氏曰未厭其親言民無困苦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未瀆神謂祭祀有時



未覈瀆也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矣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衰瀆神矣呂氏曰夏尚忠忠者以行不以言故未瀆辭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也忠之俗衰行雖脩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始瀆辭瀆者再三告之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未瀆禮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所以求備於民也質之俗衰辭雖瀆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始瀆禮分致其辨文致其詳責人也嚴教人以敬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未瀆

神三周末信詛盟事祈禱瀆神矣彊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澄曰夏雖尊命而未有言辭之彊聒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十字釋上不求備三字殷雖尊神而未有禮文之繁縟周尊禮則彊民以其所不能行矣雖敬事鬼神而能遠之則猶未瀆神也夏先爵賞以勸人之善為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為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雖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矣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政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敬



孔氏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敝敗也鄭氏曰勝猶任也  
殷周極文民無耻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呂氏曰質  
者責人也畧故寡怨於民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  
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  
周之質不勝其文勝切

鄭氏曰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孔氏曰  
至謂至極虞夏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不勝其質  
殷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也已矣君人下

表記十四

八二十四

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  
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  
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  
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楷七感切

逆切

鄭氏曰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耻費不為  
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德所  
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  
人也孔氏曰生無私言序爵必以德子愛於民如父母  
愛子也君子謂虞朝之臣君聖臣賢由舜而然也甫刑



今書以明堯德記者分以結舜德也。只氏曰堯蕩蕩乎  
民無能名舜事堯者也。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言治者  
稱舜而不及堯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  
不免一偏。若虞帝則有母之親故有憺怛之愛。有父之  
尊故有忠利之教。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  
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義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仁也。  
富而有禮故取費恐用之不以道也。惠而能散故輕實  
蓋不必藏於己也。愛之至則必忠忠至于犯則不敬敬  
之至則有義一以義斷或入於不煩則不愛敬主於別  
別則文文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寬寬而踰則無辨

天下敬之則德威也。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澄曰吐費不  
侈用也。輕實不貪財也。澄按坊記表記緇衣三篇蓋一  
手所記坊記三十九章緇衣二十四章每章皆稱子云  
子曰首章獨稱子言之表記一篇稱子言之者八蓋以  
五十三章分為七段每一段之首又稱子言之自第二  
十六章至此凡六章為第五段此章雖居第五段之終  
然以其言虞帝之德故特大其事而再稱子言之俾異  
於前四段後二段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  
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鄭氏曰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孔氏曰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臣能任責則非尸祿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應氏曰資馮藉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皆豫足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摹先形於言以為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如言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夫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言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孔氏曰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張子曰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六音恭  
女音汝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  
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孔氏曰所引小明斷章  
取義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  
如耻其君不及堯舜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  
下達者趨于汙下如謂吾君不能達君之惡者也尚辭  
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自者所由以為主者觀近臣  
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主靡疽與侍人瘠環莊  
其人而自之也三者皆枉已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譎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譎與  
諂同

表記二十一

二十七

孔氏曰與君疏遠彊欲諫爭是諂人望欲自達祭祀之  
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呂氏曰  
非其職而諫以求自達故曰譎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官  
懷祿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  
非忠祗以為諂耳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祗以為利耳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宰冢宰也主治百官孔  
氏曰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其事  
大臣謂二伯州牧亦兼冢宰但冢宰居中故言正百官  
耳葉氏曰邇臣三公四輔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



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藩衛所自出故憲四方應氏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歲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孔氏曰瑕不謂矣言何不以事告陳於君也方氏曰陳善聞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澄曰引詩中心歲之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易以豉切遠去聲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謂主人之擇已也退速者謂君子之倦也呂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所謂亂賢不肖倒置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竟音境要於違切

鄭氏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



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禄必以其彊與君要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耻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方氏曰慎始翔而後集敬終不為苟去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呂氏曰貴賤貧富殺生君所操以御臣之具也亂者違乎禮義也理義人心所同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天下國家也臣之事君唯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

其志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

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

六者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義理而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乃曰切  
朝音潮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

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



事成則去也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孔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辟卑賤之所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異也既本非己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呂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二易進而難退則亂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為亂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亂於名實者也得志者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而不事事故孰慮而從之不辱君命盡其義而無悔仕而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而不去則懷懷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孰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免而不累乎上故曰臣之厚也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孰慮以從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  
無良我以為君鵲士倫切  
賁音奔

鄭氏曰唯當為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  
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姜姜賁  
賁爭鬪惡貌良善也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  
之出命不可不慎呂氏曰君之命出乎禮義則為順為  
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禮義則為逆為臣者  
雖令不從矣此逆命順命之異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  
以為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方氏曰由  
士以上皆受命于君止以士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

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  
受命於君也劉氏曰注曰唯當作雖非也言天子之命  
在大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為天子非君命不為士也  
皆有制之已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于天猶士受  
命于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胡氏曰順命言遜于汝志也  
逆命言逆于汝志也先儒謂逆命為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  
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  
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



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

行去聲聘音  
附餽音談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盜賊也孔甚也餽進也孔氏曰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盡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樹榦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引詩證小人甘以壞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浮華則唯虛

表記三十一

三十一

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呂氏曰枝葉者榦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賁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悅人故如水淡而可以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同此交之所



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悅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以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甘亂是用餽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譽音余衣之於既切食之音嗣說音悅又始銳切

鄭氏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孔氏曰繩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當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然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菑音災已然音以晏於諫切

鄭氏曰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然大於不許孔氏曰諾謂許人物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入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與

竊半失也與音余

孔氏曰色親人謂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慤實怕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方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疏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巧謂順而說也孔氏曰欲和順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應氏曰情之所蘊必盡誠辭之所發必中節周氏曰於內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巧君子乎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敬必期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日月者如冬至日及至圜丘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祀地祇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於它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它祭祀之卜日既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日既卜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敬也記曰大饗



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之日至之類也則皆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牲音全齊音

鄭氏曰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常持常日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牲猶純也方氏曰牲牲天產柔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違

三不記三二五

三二五

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事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石林葉氏曰無害於鬼神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得其驩心故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先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易以鼓切迄許及切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



呂氏曰后稷之祀竭力以供粢盛無非誠信故易備也其祀也永無罪悔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周推后稷以配天一用后稷之法故其祿及子孫方氏曰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盛德必百世紀故其祿及子孫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

年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它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官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官廟吉可知孔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襲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故簪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呂氏曰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人之器張子曰諸侯適它國唯卜寢宅而已不卜處大



廟舍諸侯祖廟為常故不卜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長知兩切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孔氏曰冠昏亦不用燕器左傳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是也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也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

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其有素定之日而犯者它祀之卜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五十三節







